

花間坊
HUAJIANFANG



欢天喜帝

HUANTIAN
XIDI



【行烟烟·著】



柔情似水，佳期如梦。
了却君王天下事，赢得生前身后名。
情感与征战的碰撞，尽在《欢天喜帝》



朝華出版社

欢喜无量

【行烟烟·著】



朝華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欢天喜帝/行烟烟著. —北京: 朝华出版社,
2009. 10

ISBN 978 - 7 - 5054 - 2246 - 9

I. 欢… II. 行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77600 号

欢天喜帝

作 者 行烟烟

选题策划 杨 彬 王 磊

责任编辑 王 磊

特约编辑 渔舟唱晚 蒹葭苍苍

责任印制 张文东

封面设计 八牛工作室

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8

订购电话 (010) 68413840 68433213

传 真 (010) 88415258 (发行部)

联系版权 j-yn@163.com

网 址 www.mgpublishers.com

印 刷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 字 数 340 千字

印 张 23

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装 别 平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054 - 2246 - 9

定 价 2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

欢若平生

目录

楔 子 / 1

欢若平生，喜之不尽卷

- 帝业一 西欢东喜 / 5
- 帝业二 杵州初遇 / 30
- 帝业三 长夜之谋 / 54
- 帝业四 千里情思 / 71
- 帝业五 真心利刃 / 97
- 帝业六 凉城犒军 / 122
- 帝业七 幸亦非幸 / 158
- 帝业八 清浏关险 / 177
- 帝业九 仓促成诏 / 201
- 帝业十 大婚废典 / 222
- 帝业十一 东江相见 / 242
- 帝业十二 开宁之约 / 266
- 帝业十三 合卺青盖 / 284
- 帝业十四 人如参商 / 307
- 帝业十五 隐秘半揭 / 332



天下五分，东有邺齐，西存郢浥，南岵北戡，中留天宛。

都道惹人莫惹东喜帝，阴人莫阴西欢王。

邺齐国皇帝姓贺名喜，做皇子时排行第九，十三岁时始封王，十五岁即位，十六岁亲政，历十年，拓疆千里，除佞扶善，手段狠辣，堪称一代霸主。

郢浥国皇帝姓英名欢，先皇帝一生无子，唯有此女，十二岁时始封公主，十三岁入储，十四岁即位，后党伐争乱，自倚前朝老臣而平之，善服人用谋，万事为民计，在位十年，深得民心。

郢浥国大历十年，邺齐国平岵国犯境之乱，遂占逐州，重兵压郢浥之境。

郢浥国名将狄风奉旨出兵至东境，与邺齐之军隔江而峙。

其时贺喜正在崇勤殿内搂着美人批折子，而英欢正在青平台看戏赏名伶。

那边境上的一场兵刃相对的沉沉之象，不过是二人相斗十年中的一碟常见小菜罢了。

欢喜市

欢若平生，
喜之不尽卷



玉暖生烟。

绫罗绸缎缣绫锦绣，杂杂地铺了一地。

殿内香风轻浮，略有女子低沉婉转的轻笑声，一丝一缕从厚厚重重的帐幔后传出来，搔得人心痒痒的。

殿门未闭紧，有风闯入，堪堪顺着那纱帐底下钻了进去，掀起了一角。

里面的女子玉体横陈，黑发如缎，身上裹了锦被，皱巴巴地揉成一团，似脂的肌肤上带了点儿汗，纤细的手腕上晃着一轮耀目白玉镯。

榻边，跪坐着一名男子，头发从鬓边垂下来，碎碎地散了一肩，衣着齐齐整整，上好的罗纹平展棉袍，宽袖敞开，一双手骨节刚正，十指修长。

他握着女子露在被外的小脚，手掌一点一点摩挲着她的脚心，轻捏慢揉，但见那女子的脚趾都蜷缩起来了，才松了掌，缓缓探上她的脚踝，又一点一点顺着她光洁的小腿肚向上挪去。

女子又是轻笑一声，笑里带了娇吟，一缩腿，便脱开了那男子的掌。

她悠悠掀开被子一角，吐了口气，脸上泛红，睫毛上都带了水雾，眯了眼，望着他道：“宁墨，你胆子愈发大了。”

男子垂眼低头，双手收回，搁在膝间，不紧不慢道：“是臣逾越了。”

女子撑榻而起，锦被自身上滑落，里面竟是未着一物。

女子自去枕边摸了衣物来，莲足点地，勾起地上绛紫大袖罗衫来，手臂一

抬，便滑了进去。

宁墨的眼睫不曾抬起，身子一动不动，候在一旁，直等她穿妥了，下了地，他才微微抬起下巴，起身让至一侧。

女子抬手拢了拢脑后的长发，回头对他翘唇一笑，眼里俱是妩媚之情，“不过，你这手法也是愈加好了，以后，常来吧。”

宁墨嘴角稍扬，蓦地就将一张冷面带得俊逸飞扬，“谢陛下。”

殿外有人轻轻叩门，随即一名宫人趋步入内，一敛袖，禀道：“陛下，狄将军回来了，此时刚过了御街……”

女子手臂轻轻一抬，往耳垂上按进一朵金珠攒花，朱唇轻启，“宣。”

狄风甲胄未卸，满面戾气，自坊巷下马，便一路直行。

此时邵浚国内繁花开得正好，宣和门外池间莲花片片，御街两侧桃李梨杏，遍开如锦绣。

可他却顾不得赏玩，脚下如风，跟着黄衣舍人直入禁中去。

景欢殿。

头顶殿门上高悬的三个大字，刚健苍劲，力道满注。

狄风脸上略有一丝动容，硬唇紧抿，立在殿外，待宫人进去通禀过后，才缓步而入。

直走五大步，再右挪两步，单膝着地，带得身上的盔甲也跟着哗啦啦地响。

“陛下。”他开口，声色低哑，垂在膝侧的手不由紧握成拳。

前方上座传来女子柔缓的声音，“起来说话吧。”

于是他起身，抬头，一眼便望见那个在殿侧负手而立的男人。

狄风眼眸一眯，抬手冲那男人揖了一揖，“宁太医。”

宁墨点点头，笑道：“狄将军才收兵回京，一路劳顿了。”

英欢抬手，宽宽大大的宫袖顺着裸腕垂下来，“宁墨，你且先退下。”

宁墨低头而应，退出殿外时又看了一眼狄风，目光深且冷，似渊似冰。

殿门在身后重重地关上，狄风深吸一口气，才敢抬头看过去。

盈盈美目，泛光红唇，端的是那张记忆中的脸。

英欢轻摆一下袖子，身旁候着的几个宫人便都会了意，往后退去。

偌大的景欢殿，就只剩她和他。

英欢从座上走下来，步履姗姗，边走，边开了口，“朕已然阅过枢府递上来

的战报了，你此番入宫，是来请罪的，还是来为自己开脱的？”

说罢，眉尾一挑，眼神也跟着变得凌厉起来。

狄风的拳攥得更紧，头低下来，“臣……是来请罪的。”

英欢忽而一笑，笑声渐渐大了起来，一甩袖子，回身便往殿侧行去，“狄风狄大将军，你也有来请罪的时候！”

她靠上玳金石案，从桌上抽出几封折子，往后一扔，那些折子，哗啦啦地摊开在他面前，歪歪扭扭躺了一地。

狄风后退一步，“臣不敢。”

英欢未回头，“有何不敢的？朕让你看，你但看无妨！”

狄风俯身拾起那些奏折，手指僵硬万分，展开，眼睛盯着其上墨痕，一行行扫过去。

英欢唤来个小宫女，“上盏茶来，给狄将军赐座。”

小宫女依言而下，英欢只对着案前笔架，手指轻触案沿，不再开口。

几封奏折看毕，狄风猛地跪下，声音沉沉，“臣自知有罪，但还望陛下听臣几言，再做论决。”

英欢面上颜色暗了一寸，“自始至终未定你罪，你又何必口口声声称自己有罪？”她转过身来，“南帖北戡中天宛，谁闻狄风不丧胆？你一世战功，却毁于逐州一役，你自己恨是不恨？”

狄风牙根紧咬，“当日只见他粮道少兵，臣便轻了敌，直取粮道去了。谁能料到他手中竟还藏了一千精兵，将臣的粮道抢先夺了去！”

英欢口中尽是冷笑，“邲齐国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三品武将，就能将你团团玩于掌中？这若说出去，怕是会令天下五国、诸臣将校笑掉大牙！”

狄风下巴扬起，对上她那冷冰冰的眸子，嘴唇张了张，又张了张，才低声道：“臣说的他，是他。”

英欢眼里忽地一闪，手缩进宫袖中握了起来，他？

她看着跪在地上的狄风，眼中仍是难以置信的神情，“怎么可能！他若是御驾亲征，奈何朝中自始至终未得有闻？”

狄风脸色愈黑，拳握愈紧，“休说京内未闻，便是臣在逐州与他对阵，都不知那人是他。后来还是一路斥候过江探路时，机缘巧合听见那边营里说的，这才知道！”

英欢的指甲陷进掌内，默然片刻，身子微微有些发颤，“怪不得，怎的先前



竟没人想到！逐州本是岫国的边境大镇、要塞之地，朕还在纳闷，邺齐何时有了此等猛将，只短短二十日便平了此乱，还占了逐州！原来是他！”

英欢心里的火一下子冒了出来，小宫女上的茶也被她一掌掀翻在地。

上好的官瓷茶盅，裂成片片，碎在地上触目惊心。

她气得倚着一旁的案几。为什么无论何事，只要一与那人扯上关系，她便

8 万般不顺！

十年，十年了。

十年间，次次如是。

他向东开疆拓土，她向西占地圈民，南北中三国抱成一团，恃其地险，与东西二向相抗。

英欢闭了闭眼睛，再睁开，看向狄风，语气弱了三分，“起来吧。御史台弹劾你的折子，朕本就没搁在心上。这次，不怨你。”

狄风起身，站稳，踌躇了一刻，“陛下……”

她水眸微横，“虽是未夺逐州，却也未失郢浆国土，你这一行，当算无功无过，只是白白可惜了国库……”

狄风颓然垂目，“原本两军同失粮道，对阵之时仍可拼死一搏，未尝没有胜算。可那人的手段实在低劣可恶，竟让人在阵前擂鼓激喊，道郢浆皇帝陛下荒淫无度，后宫男宠无数……阵前将士们听了此言，哪个还有心思作战？臣别无他法，只得收兵回营。”

荒淫无度？那人竟敢在郢浆禁军面前说她荒淫无度？

英欢怒极，反生笑意，手掐上案角硬石，长如葱管的指甲齐根而断。

偌大天下，何人能比那人更荒淫？

邺齐后宫三千佳丽，说是三千，确有三千。

一晚召一个，十年才召得完！

那人有何颜面来说她荒淫无度？

英欢走近狄风，手轻轻探上他身上的盔甲，眉头一挑，红唇轻扬，“你居于朕侧已有十二年，挂帅领军，知朕之心……你以为如何？”

狄风看着眼前这双水光波涌的眸子，喉头干了一瞬，嗓音一哑，竟说不出话来，半晌只是道：“臣……”

他驰骋沙场叱咤万军，却独独对着她，慌了心神。

十年，自她登基起，十年了。

十年间，每一次每一眼，堪堪如是。

英欢收回手，唇却凑上前，吐气如兰，在他脸侧道：“你怕什么？且把心在肚子里放稳了，朕再荒淫，也淫不到你头上来。”

狄风心里一震，慌了起来，“臣并无此意！”

她退了一步，转过身子，“退下吧。”

然后又歪了歪肩膀，回头望了他一眼，挑眉一笑。

那一笑，三分英气，二分妩媚，五分傲然。

逐州城外，旌旗蔽天，十里连营，兵马声沸。

中军行辕前肃穆一刹，金底黑字的大旗立于帅帐前，两班刀戟交叉的士兵一身黑甲，眉尾倒吊，守在帐前。

帐内龙毯一路延伸至尽头，抵住座脚。

座上男子一袭织锦黑袍，袖口有暗金刺绣，纹路压着纹路，一圈连着一圈。

一头黑发未束，由其落至肩下，面若温玉，独一双褐眸寒彻心骨。

刀唇薄颌，宽肩长臂，衬得整个人气势出众，竟不似寻常俊逸男子那般温文淡薄。

座下八步远处，跪着一个五花大绑的披甲武将，头上无盔，嘴角渗血。

又有四名将帅立于帐中两侧，负手跨立，身形笔挺。

男子抬手，于面前案上抽了一支笔，笔锋蘸墨，却悬而不下，眼睛望着案上平摊着的一笺纸，开口道：“且在送你走前，再给你一次说话的机会。”

声音不急不缓，却似二月飞雪，字字透着股冷意，蓦地让这帐中之人打了个寒战。

地上男子面带苦色，膝盖向前挪了两步，却马上被两旁带刀侍卫按住，再也动弹不得。

男子嘴角的血滑至喉结，开口，嗓音甚是沙哑，“陛下，臣有罪，愿服军法！只求陛下……只求陛下开恩，放过臣一家老小……”

堪堪一条硬汉，说到最后，声音竟哽咽起来。

座上男子眼睫一抬，朝前看去，薄唇弯了一弯，冷笑道：“押粮守道，出征前的军令状可是你自己立的！五千殿前司精兵护粮，八千名邳齐百姓一路送粮而来，却在半路被郃说的骑兵冲了个散！你们这些吃皇粮的将帅朕且不心疼，朕心疼的是那八千手无寸铁寸兵的百姓，便这般让狄风给掳了去！八千个人换你



一家人的性命，你还有何冤屈可诉？”

地上男子猛朝地上叩头，一下连着一下，那声音，在这空旷帐内煞是惹人心惊。

直待他额上满是鲜血，才抬起头，低低哀求道：“陛下，臣之罪，臣自领无怨！可臣的父母妻儿，实属无辜啊……陛下，陛下！”

黑袍男子笔尖触纸，手腕轻抖，垂眼道：“拉出去，阵前立斩。”

他抬头，环顾帐内将帅，将案上纸笺推至桌沿，低声道：“宣朕草诏于军前，往后若还有夜里扎营饮酒作乐的，他就是前车之鉴！”

立即有人上前，将地上男子拖至帐外，帐帘一掀一合，外面有碎风闯入，带着点点草香，将帐中血腥气冲淡了些。

男子褐眸微眯，靠上座背，对下面诸人道：“若都无事要奏，便都退下吧。除守城一万人外，其余人马明日尽数开拔回京。”

座下一名赭甲男人上前，浓眉飞扬，开口道：“陛下，逐州城内的降官今日送了个女子入营来，说是那城中最美的……”

黑袍男子本是眯着的眸子蓦地一开，里面火点乍现，望他半晌，才一扯薄唇，道：“朱雄，你何时也管起这档子闲事来了？”

朱雄抬手挠头，嘿嘿笑了两声，“陛下，臣等……臣等琢磨着，这都出来近两个月了，陛下恐怕是要憋坏了，所以这才、才……”

黑袍男子一扬袖，眼睛又闭起，“晚膳过后，送来。”

大营内马声渐歇，各帐也都静悄悄地没了声息，唯有巡勤的兵员点着火把，趋步缓行，处处查看。

帅帐外帘一掀，一名女子跌跌撞撞地被人推进来，脚下过踝襦裙一绊，险些就要跌倒在地。

贺喜闻得声音，从里面走出，见到那女子，不由微微一笑。

虽称不上绝色，但她那凤眼樱唇带了些这西地独有的风情，看在眼里，也算是悦目。

将手中书卷搁在一旁案上，他问那女子道：“叫什么？”

那女子不敢抬眼，浑身瑟瑟战抖，小声嗫嚅道：“乔妹。”

贺喜此时身上外袍已然卸去，只着敞袖中衣，行至榻边，坐下，好整以暇地对她道：“过来。”

声音不高不低，却极具威严，叫人抗拒不了。

乔妹脚下轻动，一小步一小步地挪至榻侧，仍是不敢抬眼看他，身子抖得愈发厉害了。

贺喜盯着她，半晌后猛地一伸手，攥住她的细腕，扯她入怀，长臂向前一环，紧紧勾住她的腰，叫她动弹不得。

他舌尖滚过她的耳根，留下一条晶亮沫痕，贴着她脸侧问道：“怕朕？”

乔妹在他怀里，不可遏制地战抖，嘴唇僵白得紧，声若蚊吟，“民女……不敢。”

贺喜眸子一黯，大掌探上她的胸前，缓缓揉捏一阵，又扯开她腰间绸带，向下探去，一按一压，抽回手，放开了她。

怀中之人像小猫一般缩成一团，眼角含泪，咬着嘴唇，泛白的手指紧紧攥着衣角。

贺喜一下子便没了兴致，眉头浅皱，一抖袍子，“滚。”

这种货色，也敢往他面前送？

乔妹摔倒在地上，却跪着不起，颤声道：“陛下息怒，是民女不懂规矩，不知该如何服侍陛下，还望陛下开恩，不要赶民女走，不然民女回去……也是要遭罪的。”

一张小脸白得似纸，只一双大眼还能勾人几分。

那眼眸，黑中泛蓝，听人道，是这西地女子特有的奇处。

贺喜扯开中袍，看着眼前地上这女子，眸子浅眯，脑中却晃过另一个女人。

女人在他这里，原本不过是玩物罢了，从未有过女人能在他这里得到长久的宠幸。

看一眼，忘一个。

纵是千般国色，万般妩媚，也撼不了他的心神，更扰不了他的纲常。

为帝王者，当如是。

只除了一个，一个他从未见过的女人。

虽是从未见过，可她却独独霸着他心中一角，长达十年之久。

只要一想起那女人，他便恨得牙齿发痒。

偌大天下，偏偏生了她！

此次南下西讨，若不是她派了狄风前来扰事，恐怕他现下早已攻入南岵国内了！



十年，十年了，似这般与他相对相峙之事，大大小小数之不尽。

不论何事，只要她一插手，他便没一次顺当的！

贺喜一想到这些，胸口便是一沉，不由想起半个月前与他对阵的狄风来。

平心而论，那个冷眸冷面，黑甲着身，令四国闻风丧胆的郃浣将军，堪称一代人杰。

12 只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，似此等男子，怎会对一个女人俯首称臣整整十年？

一个在后宫放了若干男宠，荒淫无度的女人！

贺喜吸了一口气，再看那乔妹，先前惨白的脸颊已然泛红，不禁稳了稳心神，问她道：“这西边的女子，眼睛可都是像你这般的？”

乔妹望着他，轻轻点点头，道：“逐州地处郃浣与南岵的交界处，民多为几地杂生，所以民女的眼睛会带点儿蓝色。若是再往西，到了郃浣国内，那边的女子眼睛多是蓝中泛黑。”

原来如此。

这么说来，那女人的眼睛当是蓝黑色交杂了？

他斜眉半晌，大掌一扯袍襟，半宽了衣物，又看了看那乔妹，道：“朕就再给你一次机会。”

乔妹湿睫微颤，心仍惶恐，慢慢起身，沿榻而坐，小手轻轻攀上他的肩，唇缓缓凑近他的脸，闭了眼睛，一点一点舔吻他的唇角。

耳边却响起他冰凉彻骨的声音，“睁开眼睛。”

乔妹一颤，将眼睛睁开，一下便撞上他似锋刃一般的目光。

那目光有如利剑，直直劈进她的眼中，叫她慌乱万分，胸口咯噔一声，仿佛什么东西碎了一般，扎得心疼。

他盯着她的眼睛，目光一寸未移，半晌后，一把撕落她身上的衣物，火烫的大掌将她裹了又裹，在她身上留下道道红印。

她心悸不堪，胸前花朵蓦地绽放，热流漫遍四肢百骸，只见得面前那惑人如妖孽一般的男子眸泛寒光地盯着她，冷冷地道了一句——

“冲你这双眼睛，朕留下你了。”

那一句，三分慑人，二分蛊惑，五分霸气。

更鼓打罢，雨声渐大，霏霏水汽淹了一屋子。

身上锦绸丝袍密密地贴着肌肤，恁地扯了股凉意进来。

黑漆漆的一片，看不清纱帐外，只瞧见身侧那人在暗中也淡闪的眸子。

英欢的手从被中抽出来，沿着那人的胸一路滑上去，直直探上他的脸，盖住他的眼，低声道：“怎的不睡觉，只盯着朕？”

那人不动，任她的手放在他额上，冰凉的指尖触得他愈发清醒，半晌，才伸手去拉纱帐，身子微微往外面侧了一侧。

英欢收回手，翻了个身，轻唤了一声，“宁墨。”

他动作停了一瞬，仍是起身坐直，“陛下有何吩咐？”

这么静的夜里，这么敞的殿内，他听见她轻轻地笑了，那笑声里无甚笑意，只淡淡地透着股子落寞之意。

“和原先想的不一样，是不是？”她仍在笑，低声问他。

宁墨身子微僵，心底里有冷意渗出，微有喟然，道：“是不一样。”

英欢半坐起身，拥着红底金丝锦被，懒懒地靠上墙，红唇一弯，脸上笑意敛了些，“出得这殿外，若是敢开口胡说，休怪朕无情无义。”

宁墨闻得此言，心里顿时又凉了三分，回头去看，却看不清她的脸，不由低眼，“臣斗胆，想问个问题……”

她裸在被外的肌肤触上那湿冷的潮气，不禁颤了下，又裹紧了被子，才道：“但问无妨。”

他撑在床侧，默然片刻，才哑着嗓子道：“陛下……可是对所有男子都似这般？”

黑暗里，英欢唇旁划过一抹带了讽意的笑，她便知道，他要问的是这个……压了压声音，淡淡道：“是。”

宁墨起身，撩开纱幔，动作缓慢，“无一例外？”

英欢揉了揉被角，“无一例外。”

宁墨口中一声微叹，声音几不可闻，走去外面，取了衣物来，一一穿好，又转过身来望着她，道：“时辰还早，陛下多歇息歇息，臣先告退了。”

英欢不再言语，待看见他一步步出了那殿门，才拉过被子，躺回床上。

屋外天色已有一丝亮意，床顶黑色承尘上的金色钿花映着窗子那边透过来的光，迷了她的眼。

她闭了眼睛，睡意了无，脑中清醒万分。

无一例外，便是无一例外了。

